

臨城縣志

鏤臨城縣舊志序

夫志以識一邑故實昭往鑒來爲必不可
闕之書闕則修舉之責主者身之然夫子
魯人魯史裁自聖心而後魯之事萬古如
存則執簡摛詞又存其邑之賢者事已搏
鄆人也生左史倚相之鄉索無能究極
挾賦走兩都不一遇空抱離騷憤強顏一

臨城縣志

舊序

官而得已也臨自爲古文獻宜徵乃建志
存王永興之後寥寥無與續何邪曰吏人
職吏治書史其政成化行後事由今邇見
前令君更迭靡常憂讒畏譴不能以其身
一日安曷暇爲其邑圖此千秋業者書痴
竊不然也竊鏡識此矣一行緝綬卽從鄉
先生喬直指公問政見邑志久湮山川靈

秘闕而不展因請先生得乘筆先生辭不
居如不欲蒙知我舉我之名也者聘懇再
四始心承之值讀禮餘閒就其故處屬草
大書特書悉準諸史例節之以詞則班馬
而是焉真良史才哉予觀先生心極細極
虛亦極公細則諸家不憚披閱以求合諸
勝不憚歷覽以求實而又不吝款示蒙昧

以覘一得且謂一邑之書弗綜核弗傳孝
廉岳君趙君太學米君及諸齒德俾得參
互考訂所見以補遺滲虛之至也亦公之
至也凡再閱月而草具行且入都門候補
則携以與故契今太史朱蘭謁公商訂之
一切經校定而後舉以付冗吏參刻蓋逾
年而書始成也其脊哉博因爲之說曰志

史類也惟邑有志惟國有史史不能外志以集其成有其采之者惟其信耳今聖神爲國事圖不朽館閣鉅卿有事纂修者方廣求野史以充茲志筆吞先生者不信不書而又得太史公以裁其成其所與於筆之削之者必其有當於史例者也夫知不自用美重相成此一志也重邑典者不難

自屈以請斤而爲知己效忠者又能不愛琬琰以畢力令卑卑得藉享其成以塞修舉責夫非千載一時而此志之幸邪鉞且竣工太史公旣以序先之矣搏卽不文何可無一言以紀月日因爲之述作者之意如此庶幾嗣此者得有所考見云鄂郡赤壁山人程鵬搏識

萬曆丁酉歲秋菊月之吉

臨城縣志

卷序

四

自序

臨故有志蓋往今王公承興之所修者然
脫畧不甚治且四十年新蹟不續入得無
久而磨滅乎不佞承邑程侯指遂忘其固
陋而重輯之凡所紀錄皆蒐往昔殘碑斷
碣與夫長老傳記里巷輿評不信不載不
公不載雖不敢自謂筆削咸宜然事增于

臨城縣志

昔文僅如舊亦庶幾一邑之完史焉嗟夫
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數十年後豈無脫
畧我者乎豈無當續入者乎刪補而更正
之則有後之君子

萬曆二十五年丁酉秋七月朔邑人喬璧

星謹識

邑誌序

郡縣之志猶列國之史蓋自古有之矣吾邑爲古房子乃邶國之都城蓋大邑也其規模至今在然不聞有誌其後拆而爲三東曰高邑西曰贊皇其南爲我臨城則皆彈

臨城縣志

卷序

丸黑子矣二邑之志不可知吾邑之志則自嘉靖三十年山右王公諱永興始歷唐宋元以及明之中季不幾千禩哉而始有志蓋岌岌乎其難矣繼此而興者爲荆楚程

公諱鵬傳山高丁酉以

三亥又四十年崇禎戊寅城破
火並板俱焚每一官至搜求遺本
然未有能舉其事者康熙癸亥吳
下宋公來始議修復甚盛心也然
以付托非人孽贖昏耽遲鈍迂踈
締構經年而迄無伐敘大負宋公

之求深矣邑人之望遂成千古恨
端又三年而晉陵楊公至喟然歎
息毅然承任選集文學之士五六
人適館授食探幽索隱訪落謀野
訂譌摘謬補舊增新手自較讐凡
有徵求應答如響諸生亦仰體盛

心手不停揮日不轉瞬竭晝夜之
心思智慮五十日而告成功回思
萬之丁酉巳九十五年矣程公之
誌三月而成宋公之書五年未就
楊公之神速如此亦止爲專心致
志耳大丈夫幹天下事皆當如此

公之爲政快爽精明剛果決斷凡
事類是茲特其一耳以此精神力
量幹濟時艱何事不成何功不就
百年之間一人而已惜未有大有
之者而四境之民感戴已無極矣
尤難得者舉凡費用皆出囊中不

題里社書成而問序於余余曰序
一書之弁冕也頭上豈堪撒糞
乎而後前兩事百皆與問雖不能
鴻劍揮戈而老馬猶能知路誼不
容辭特述其顛末如此以紀歲月
云爾若夫衡統紘紼仍俟之如椽
之筆是年六月六日邑八十三歲
老人喬巳百謹撰



重修臨城縣志弁言

余於戊辰之歲筮仕得臨城思
臨屬真定府之趙州由邑至府
不及二百里 大師相梁公亦
居都城其隣邑之利弊疾苦皆
熟悉而心識之且公與先殿元

臨城縣志

伯同譜余竊附通家之子因晉
謁長跪請教焉公曰子亦知為
宰之貴得人乎臨有人焉為喬
百一先生乃中丞公之孫而恭
肅公之子也春秋高學問醇博
口無夸言身無畸行泉石自娛

長吏不得數數見或廬以諮是
可知政矣余曰謹受命迨至臨
登先生之堂述梁大師相之
命語及臨政先生曰予烏足以
知政哉矧予維遊遊人世間置
戶外事不談者久矣匪惟不知

政即知亦弗言也無已則有一
焉維邑有志猶國有史觀古乃
可知今開來必先紹往誠得失
之林而考鑒之藉也臨志修於
萬二十五年迄今幾及百載
闕如也倘其有志於斯乎則不

言政而政在是矣余因蒐購舊志兵燹之餘無有存者僅得一編半屬殘蠹誠不可不亟為修輯也然臨雖山僻之區諸務紛錯余又以初任吏治未嫻如均里社查保甲諸事目閑手披刻

無暇晷迨辛未之春始得議及修輯先生且以年老辭余曰舊志乃中丞公之載筆而修志又屬先生之素心况先生於境內名勝皆游覽所及上下數百年事故向已集有成書雖稿本嚴

軼猶及記憶不有主者誰繼其
成于是先生強出任事更致博
士弟子員六人分類纂錄先取
舊志之缺者補之斷者續之而
後綴以九十餘年之時事條分
縷新彙而成編先生復不鄙余

之不文政有餘暇偶亦互相訂
正始事於春季凡三閱月而脫
藁當即授梓又三閱月而竣工
先生乃輟然喜曰天下事興廢
固有時哉自勝國至今官斯土
者類多實心任事而何修志之

舉渺乎無聞也。即以予言之。自積月累而成。裨官之紀錄者。已數十季。丙寅歲。邑侯宋公已屬稿。將付剞劂矣。又以艱去。不果。乃至今日。而幸觀厥成。不謂非遭逢之異也。自今以後。又不知

閱幾何年。而重修。願我侯之一言。以序之也。余曰。余亦何敢自附於文人之列。今得藉手告成。俾後之覽者。知為某年。邑今某修志。已有榮施矣。敢言序乎。雖然。以紀月日。似亦不可少也。故

謹就其事之始末而述數語於
簡端如此

康熙歲次辛未秋仲文林郎知

臨城縣事晉陵楊寬撰并書



一 定綱目志雖一邑之書然必綱舉目張始可連類
以稽按次而考今爲綱者八爲目者三十有八不
允雜亦不滲漏庶足備後來者之觀覽焉
一 眞疑信志以傳信弗可傳疑 集必有確據始採
入其稍涉疑似者則寧核毋濫不敢憑臆而爲之
解至畿輔志府志州志所載者雖有本邑無可查
考亦必備錄以廣見聞

一 遵舊刻舊志爲萬曆二十五年程令所修出於喬
臨城縣志

此例

一 中丞之載筆今喬百一先生爲中丞公之孫孫繼
祖業厥惟由舊宜也

一 續新辭臨志自程令重修之後迄今九十餘年傳
聞互異亥豕難分幸喬百一先生春秋高紀述真
確又加以訪諸鄉耆採諸碑碣凡所續纂皆非無
徵

一 重輿論凡修志之患舊者易遺新者易濫非屈於
勢卽誦於情此濫之由也今凡增入節考諸人非
官司旌獎所及鄉士民公好所同絕無誇託贊詞